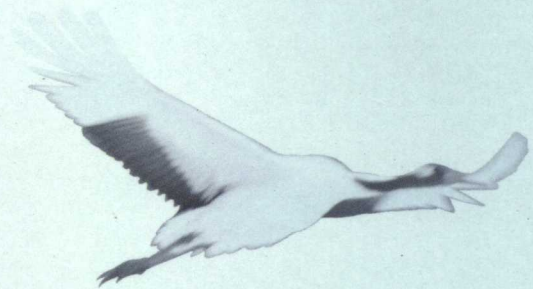


# 莫言



莫言·北海道走笔

# 北海道 走笔



策划 毛丹青  
编著 莫言 等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人 郑宗培  
策 划 毛丹青  
特邀顾问 莫 言

责任编辑 吕 晨 尤 永  
撰 稿 尤 永 庄 焰 孙 丽 孙小宁 杨 栗 张 芳 廖子威  
摄 影 肖 杰 翟东风 袁银昌 郑宗培 庄 焰  
整体设计 袁银昌  
印前制作 袁银昌工作室  
监 制 居致琪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言·北海道走笔 / 莫言等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1 (2006.6 重印)

ISBN 7-5321-2953-5

I. 莫… II. 莫… III. 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0205 号

#### 书名

莫言·北海道走笔

#### 著者

莫言等

####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 印刷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 规格

902 × 1092 1/16 印张 11.5

#### 印数

4,101-6,400 册

#### 书号

ISBN 7-5321-2953-5/J · 2267

#### 定价

7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8925888

# 莫言·北海道走笔

策划 毛丹青  
编著 莫言 等



上海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卷首语 毛丹青/007 北海道的人 莫 言/011 **与莫言同行——10天3000公里纵横北海道**/021 冰雪北海道/022 温柔的札幌雪/024 在北海道的冷中与《暖》交汇/028 莫言访谈录/034 狞厉襟裳岬/042 坚硬的钏路雪/052 莫言谈文学/056 泡汤赏雪/070 流冰——固体的大海/078 札幌的新年/083 大通公园倒计时/084 北海道神宫祈福/086 莫言谈过年/090 藻岩山的日出/104 伏见稻荷神社/109 莫埃来沼公园/112 函馆——情人的城市/118 温泉旅馆/120 最后的武士/126 饥饿的海峡/132 味蕾的狂欢/137 最好吃的拉面/144 送到札幌市的莫言馒头/146 感言/148 莫言谈动物及其他/151 编后记 郑宗培/180







## 卷首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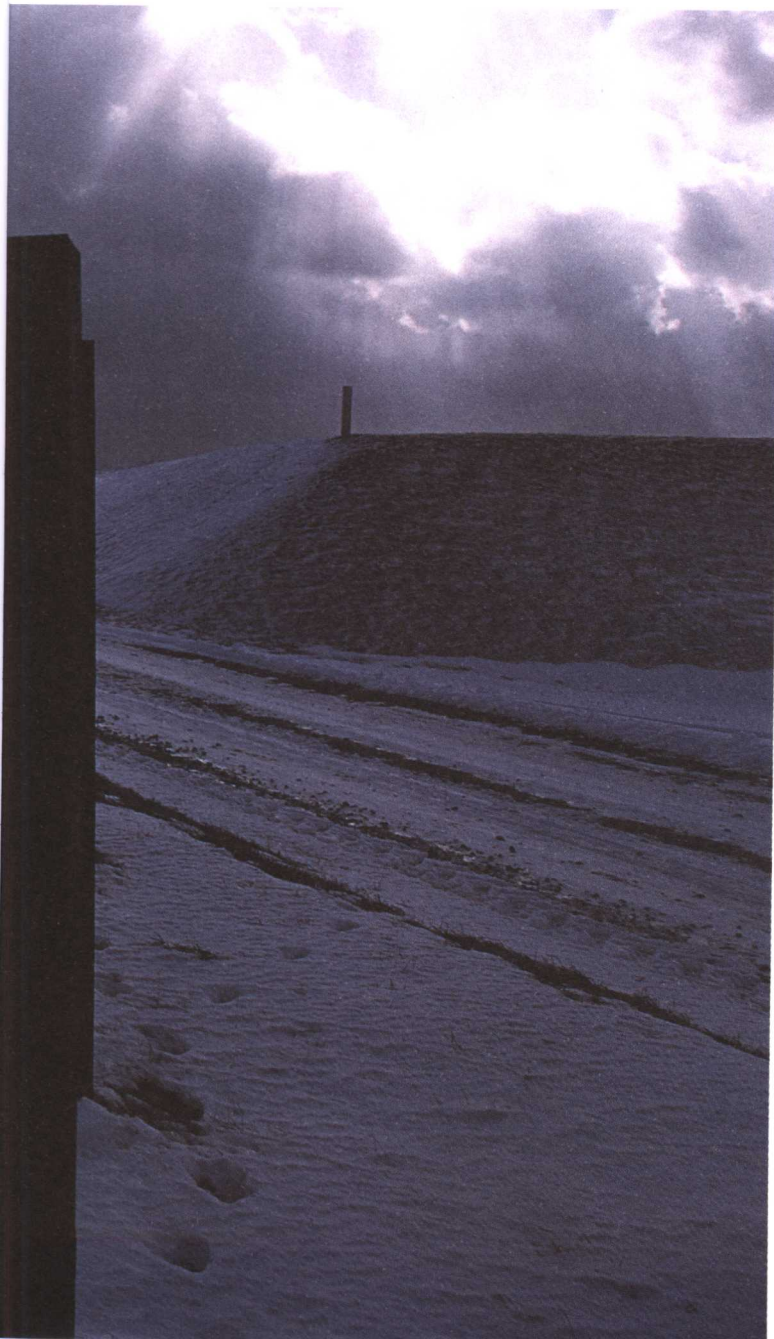
毛丹青

我热爱中国的当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热爱每年都在增长，这可能跟我旅居日本而内心又离不开中国文学氛围有关，也可能随着日月的流逝，乡情愈益珍贵而浓郁。这些年，在不同场合与许多中国作家有过促膝交谈，在上海或者北京，在东京或者神户。交谈是随意的，尽兴的，有时在饭桌、咖啡厅、酒吧，有时在汽车、飞机或列车上，遇到好天气，也会在林阴道上率性而言。

对于我来说，本土与异域是一个类似的文化概念，尤其是用中日文两种语言从事写作以后，频繁来往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奔忙感觉有时会产生某种错觉。比如，跟阿城一起坐在东京闹市的酒店里，看他一边抽烟斗一边聊四合院的门墩儿，我觉得大家就跟坐在北京的茶馆里一样。2002年春节陪大江健三郎先生去莫言的山东老家，看到他一喝起白酒，眼睛就眯成一条长长的线，摘下大大的黑眼镜，棉衣穿在身上也显得圆鼓鼓的，我总觉得这位诺贝尔文学大师跟中国的农民是很相像的。行走得多了，时空置换得也多了，于是本土与异域的界限也开始发生模糊了。其实，从文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的“界限”是不存在的，尤其从我个人的体验而言，一方面是来自语言的内部，另一方面可能来自于与许多作家越境交往成为知己的缘故。

1999年秋天，莫言第一次访问日本，当时我们是从北京一起乘飞机经由青岛飞往大阪的。飞机降落的时候大约是傍晚，夕阳西沉，关西空港大桥的照明灯格外耀眼。这时，莫言忽然问我：“你说这要是冬天的北海道，地上的灯还会这么亮吗？”

这句问话似乎是他不经意说的，但莫言很想去北海道的愿望在很早以前就跟我说过。这些年，我一直是他小说的读者，而且是用中日文同时阅读的。在访日的旅途中，我总带着他的原著和日文译本，晚上喝完酒，又没有应酬的时候，就拿出来跟他聊天儿。有时遇到原文十分奥妙的表达而日文确实难以对译的时候，他就打趣儿，具体说的



是什么，我虽然记不清了，但莫言的话总是机智的。同样出于这样的理由，这些年我跟莫言小说的翻译家们也保持了许多交往，一位是京都的汉学家吉田富夫教授，还有一位是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他们对我每次策划的莫言访日都给予过支持。跟莫言，还有日本汉学家的交往过程其实跟我后来致力于用中日文写作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从这层意义上说，我从内心里离不开当代中国文学的心情多少也得到了缓解。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莫言访问北海道是第一次，但访问日本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二次访日是2003年，还是一个秋天，还是我们一路走下来，从东京到箱根，然后又从京都去了广岛。莫言总是这样，一旦进入了出游的状态。你就不知道“出游”这个字眼，对他指的是小说里，还是小说外。有时，他少言寡语，比如北海道之行，在雪地里往前走的时候，他只是笑笑，眼睛看得很远，一言不发。有时，他滔滔不绝，比如从温泉泡澡回来，酒酣耳热，没多一会儿，他就变成了一个绘声绘色讲故事的人。

莫言跟我说他想去北海道是因为他的同乡刘连仁的野人传奇很吸引他，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也令他神往，再就是北海道的风景总是像传说中的一样，令人憧憬。所有这些理由都是直接而具体的，乃至当我一想到莫言与北海道，就连原有的日本风土也不再那么强烈了，印象中只留下一位衣衫褴褛的中国农民，在朔风呼号中不停地向前奔跑，顽强地生存下去。与此同时，一只神秘的毛茸茸的狐狸在雪地里出没，时而鬼鬼祟祟地觅食，时而蹑蹑前行。莫言两次访问日本，我都想过安排北海道之行，但他出访的目的是为了日译本小说的出版，在东京接受媒体采访，举行讲演会和签名会，与众多的日本读者交流，况且，北海道也不是几天就可以走完的。因此，莫言想去北海道的



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这一拖就是十多年，而这一跨度与我跟他结识的时间是一致的。

从2003年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郑宗培总编的鼓励下，我搞了一个《狂走日本》的图书策划，并很快得到了中日双方参与者的赞同，选题由我出，从国内定期组织报纸杂志的记者和摄影师跟我一起赴日采风，从民间的、个人的以及非常细节的角度描写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思。前后多次采风从东京都到京都府，从新潟县到鹿儿岛县，再从福冈市到大阪市，横贯二十都府，纵横四万公里，但唯有北海道，我迟迟没有拿出选题，其中最大的理由就是希望莫言能够参加。到了去年，又是一个秋天，我在北京问莫言的时候，他的回答很简单：“北海道我今年一定去看看。”

与前两次访日不同，北海道之行是文学之旅，这是自打我知道莫言对北海道感兴趣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的，从那时起，能够实现这次纪行也成为了我多年的夙愿。

前面说过，文学是没有“界限”的，无论从时空的置换上，还是从跨越国境后语言出现的变化上，文学的素材仍然是原汁原味的，因为我们有眼前的情景，同时也有人的情怀、思考与想象。

莫言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同时也是我的好友，与他的交往虽然大部分都是在异域，但本土那股鲜活的文学气氛总是浓浓的，通过他和他的小说，我始终能够感受到具体而生动的中国当代文学，包括文学的脉搏与经络。

这本图文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收录了随行记者的文字与摄影师的作品。这些成果因为有了莫言的参加，纯文学的色彩更突出了，尤其是这次随行人员都是与我共同工作过的人，许多人又有多次赴日采风的经验，对旅居日本的我来说，这样的合作是相当愉快的。





# 北海道的人

莫言

2004年12月26日，在旅日作家毛丹青、北海道札幌市驻北京首席代表高田英基和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郑宗培的精心策划下，我随中国作家、记者采风团一行，踏上了神往已久的北海道土地。旅途十二天，行程三千里。其间见过无数奇景，吃过许多美食。体验过“露天風呂”之类的独特感受，见识过“库里奥乃”之类的神奇生物。这些，都在辑录于本书中的同行记者们的美文和照片中得到了展示，自知笔拙，不敢重复。但关系此书体例，必须有我一篇文章。只好就诸位先生女士没写到的，敷衍成文，滥竽充数。

窃以为世间旅游观光圣地，吸引游客的，除了美景美食之外，还有美人。这里的美人，并不仅指美丽的女人，也并不仅指人的美好外貌，能够久远地慰藉旅人之心的，还是当地人民表现出来的淳朴、善良、敬业等诸多美德。



整理思绪，犹如翻看数码相机里储存的照片。最先浮现出来的，是札幌市大通公园的石川啄木。这是个死去的诗人，与我合影的，是他的青铜塑像。因为他的俳句“秋天的夜晚，街上洋溢着烤玉米的香气”，我感到他与我心心相印。那宁静幽暗的秋夜，那街角的烤玉米的炉子，那明亮的灯光，那缭绕的烟雾，那清香的气味，那孤独的夜行人和寂寞的烤玉米的人，都凝固在简单的诗句里，在想象中，马上就可以还原，就像那神奇的绿球藻，哪怕干燥一百年，泡到水中，即可复活。因为诗歌，他事实上获得了永生。

然后是大苍山滑雪场的那个芳名小浅星子的大学生，身穿着红



色的滑雪服，涂了睫毛油的长睫毛上结着白色的霜花，红彤彤的脸，宛如雪中的红梅，洋溢着健康向上的精神。我与她谈话，摄影机在后边拍摄，记者们绕着圈拍照。她有些羞涩，真是个好姑娘。她说自己是北海道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专业是物理，来这里滑雪，不为功名，是因为兴趣，是希望冒险，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勇气。我们在山下和山上都看到了她凌空飞下的矫健身影。我问她，在凌空飞跃的瞬间，有没有像鹰一样展翅翱翔的感觉，她笑而不答，笑容纯真而稚拙。

接着出现的，是笑容可掬的绿球藻茶屋的老板娘高田郁子，一个羸弱的中年女子。她的茶屋，场面狭窄，一圈桌子，包围着工作台。房顶因多年的烟熏火燎，像涂了釉彩一样漆黑发亮。这样小的地方竟然挤下了我们十八个食客。围着她，看着她操作，等着她把美食分给我们吃。她既是老板娘，

又是主厨，又是招待。当时的场景让我想起了一个母亲和她的围桌而坐的孩子，也想起了一个鸟巢，巢中有伸着脖子的小鸟，等待着母鸟前来喂食。这联想与我们的身份和年龄都不相符，似乎有些矫情，但这联想，直至今日，依然让我感动。日本女人的勤劳和谦恭，日本买卖人对客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和感激，都让我难以忘怀。那天晚上，我们品尝了许多可以拍案叫绝的美味，美味终会遗忘，但老板娘那张笼罩在烟雾中的疲惫的笑脸，会让我们铭记终生。

日高地区肯塔基牧场的养马人石田勇先生，此时仿佛站在了我的面前。高大魁梧的身体，能够驯服烈马的人那种特有的豪迈神情。寒风凛冽，雪原茫茫，纯种英国马在马场上奔驰。这是一个懂马语的人，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他在北京通州区，也有一个马场，并且计划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再建几个马场。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大陆地区，也将会有许多场所，需要像





天鹅一样优雅的骏马。在他的温暖如春的海边别墅里，我们喝着滚烫的咖啡，与他谈马。他对世界上的各种名马如数家珍，对中国各地的马场了如指掌。这是一个真正懂马的人，爱马的人，连他的许多表情，都跟马相似。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马的食谱：燕麦、苜蓿、葵花籽、蜂蜜、大蒜、大酱，吃得真好啊，这些幸福的马。从他家出来，我们登上了牧场的瞭望台，看到几个骑手，正在为几匹刚刚运动过的马淋浴。在他家房后，太平洋的灰色浪花冲击着礁石，发出懒洋洋的轰鸣。

与养马人接踵而至的，是阿寒町草笛牧场的养牛人佐久间贯一。他穿着高统防滑胶鞋，单薄的工作服，紫红的脸膛和脖子，粗大的手指，开裂的皮肤，身上散发着饲草与牛粪混合的气味。我们穿着厚重的衣服，





还感到瑟瑟发抖，但他神情坦然，似乎感觉不到寒冷。他带着我们，看了奶牛，看了饲料场，看了挤奶车间与牛奶储藏罐。这是一个质朴的人，让我联想到家乡的那些大哥大叔。这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为人民提供牛奶。据说，因为政府提倡孩子喝牛奶，三十年来，日本的儿童平均身高提高了两厘米。其实，这个人的年龄未必有我大；其实，如果我不是当兵离开故乡并干上文学创作这一行，也许就是我故乡的一个养牛专业户。人民群众更需要能向他们提供牛奶的人，至于小说家，多一个少一个都无关紧要。养牛人佐久间贯一和他的牛，唤起了我对土地、对牛的深厚感情。其实，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



在冒着滋滋作响、散发着浓烈气味的灼热气体的硫磺山下，有一对卖硫磺蛋的老夫妇。风口里，燃着一堆篝火，支起一个小小的帐篷。穿着破旧肮脏的衣服，满手满脸的灰土，在那里，平静地等待着游客，来购买他们放在硫磺蒸气孔边烤熟的鸡蛋。艰苦的环境，沉重孤寂的工作，微薄的利润，他们干了几十年。这一对相依为命的老夫妇，已经构成了硫磺山风景的一部分。许多人买他们的蛋，未必是真想吃，倒像是履行一个仪式。这样的人，是真正的下层百姓。生活艰辛，但他们脸上没有多少凄苦之色，而是一种乐天知命的平静。这平静，使我深深感动。如果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都想轰轰烈烈，都不想做平凡的工作，那这个世界，也就不得安宁了。

比卖硫磺蛋的老夫妇更老的人，是当别町的老猎户、88岁的倚田清治先生。他已经缠绵病床多日，听说我要来访，特意坐了起来。其实他不是为我坐了起来，而是为我那位在北海道过了十三年野人生活的非凡老乡刘连仁坐了起来。据他的家人说，他的记忆力已经严重衰退，但提起四十多年前发现并参加救助刘连仁的事情，他黯淡的目光突然放出了光彩，记忆被激活，含混的口齿，也变得清晰起来。这是一个相貌平常的小个子男人，如果不是偶然发现刘连仁栖身的山洞，中国人大概很